

Hangzhou Magazine, Anonymous Mail: He impressed Carina Lau with a deconstructed English spam, text/Wu Yiyun, August 14, 2014

都市周报

HANGZHOU magazine

16 艺术现场

编辑 | 韩晓娟 viviancore@126.com 设计 | 莫非



陌生来信

他用一封解构的英文垃圾邮件打动了刘嘉玲。

文 | 吴怡芸



影像艺术家系列 02
程然 /

1981 年生于内蒙古，80 后影像艺术家代表。喜欢探索实验性光影，目前正在参加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视觉艺术学院的艺术驻留项目。

前不久，竟然在娱乐版上看到程然的消息。他和刘嘉玲合作了一部影像作品——宽银幕录像及灯箱摄影《信》，上个月在香港贝浩登画廊进行首展。这也是刘嘉玲第一次和影像艺术家合作。作品很短，只有 6 分多钟，但前期却花掉了半年时间。影片中的每一帧，程然都反复构思。

和很多艺术家不同，程然并没有选择北上广，而是留在了这座城市。除了艺术圈，他也常和一班玩摇滚的朋友混在一块。很多时候，他就躺在花火工作室的沙发上，听着里面排练房传来好友乐队“动次打次”的排练声。

除了音乐，他也会从经典影片中汲取灵感。对于老电影的画面，程然有着自己偏执的审美喜好。比如这次为了更好地在《信》中展现未来感，他特意又把经典迷你剧《黑镜》重新看了一遍。

和影像艺术结缘，整个过程非常奇妙。2003 年的时候，他参与了杨福东《竹林七贤》的拍摄。这部当代影像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作为五部分，拍摄时间长达五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程然对当代艺术有了新的认识。最终，他选择影像作为个人创作最主要的方式。

中国影像艺术发展了二十多年。从“50 后”的张培力到“70 后”的邱黯雄，再到“80 后”的程然，影像艺术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立场。最初更偏向于对行为艺术进行记录的创作模式，也在程然这代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越来越多元。

去年，程然很忙碌。他参加了为期两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视觉艺术学院的艺术驻留项目。做了二十场展览，其中包括三场个展，和独立音乐人合作了一个环境录音电子项目，并尝试装置、诗歌、戏剧、电影等各种不同艺术形式。

他甚至还花了一个月时间，写下一本 15 万字的小小说《昼夜之渐》。不过在程然看来，这本小说更像一个艺术装置。耳机里播放的一首歌曲，或是窗外飘过的一片云朵，都会影响阅读者的心情。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展现阅读感受在时间、空间中变化的状态，这件作品将会在由朱策策划的台北诚品画廊群展《自我的社会学》中展出。

艺术家驻留项目还得再过半天才结束。在这期间，程然需要频繁地往返于国内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幸好对于空中飞人的生活他还算享受。在此之前，他还在留尼汪岛和乌兰巴托做过驻留。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视觉，是一个新的开始，也给了他不一样的火花。

▲ Key word

信

我很好奇，怎样的脚本能打动刘嘉玲呢？《信》的灵感来自于一封大小写不规则、语法凌乱的英文垃圾邮件。程然提取其中一小段，整理成一个剧本，最终通过一个真实、感性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来。影像中奢侈品和优美华服成为浮华世界的真实展现，它和当代人内心的深度空虚形成对比。《信》被程然做成了 25 帧的录像装置，在深圳雕塑双年展展出。

新科技

随着技术不断爆炸，科技正在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艺术家的创作手段。对程然来说，潮流永远那么来势汹汹，但人类是无法掌控所有东西的。相对于新科技的运用，他认为影像创作还有更重要的内容，他不会因潮流而随波逐流。

阿姆斯特丹

在陌生的国度，总会有新鲜的经历。在阿姆斯特丹，程然住在一间带有硕大天窗的房间里，采光极好。白天仰头就能看见一行行鸽子从头顶飞过；到了夜晚，却只能被迫钻进睡袋里才能安然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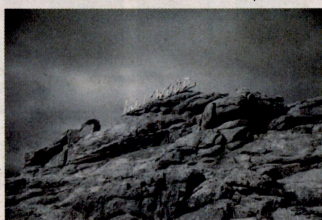
Summanus Butterfly/

荷兰这个艺术家驻留项目出奇的长。程然说,这个世界上大概很难再找出长达两年的艺术驻留项目了。在已经过去的一年半里,程然拍了六部作品,一如既往的高产。不过,他也慢慢发现,对方并不只是帮助艺术家更好地创作那么简单,你还要学习如何与人打交道、拉赞助、谈项目。终极目标似乎是要教会艺术家们如何生存下去。



The Still of Unknown Film/

刚开始做影像的时候,程然喜欢表达个人化的东西。在一点点年后,他才发现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所谓的“独创”,所以更愿意做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作品。现在,他在琢磨着如何把生活中特别平常的东西变成影片中有意思的元素。



Ghost of Tundra I & II/

“新”和“实验”在这个时代总是特别具有标榜价值。在程然眼里,“实验影像”实际上可以分开算作录像艺术和实验电影。他觉得自己那么多年来做的,应该被称为“录像”。

从张培力那代人到现在,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电影的影响,录像艺术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人们把更多电影中的元素运用到录像艺术中,它不再是以纯粹的媒介形式存在。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门语言。



Anonymous/

《信》除了刘嘉玲的版本之外,程然还在荷兰用胶片拍过一个英文版。这次加入一个明星在其中,他期望最后做出来的影像还会被称作一件艺术作品,而不是 fashion vid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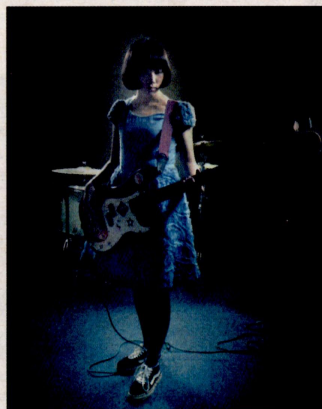
最终的效果令人满意,就像他当时从邮箱里翻出的那封由电脑合成的诈骗邮件一样,完全不按规则出牌。这封现代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充满了实验气息,有别于茨威格的那一封。事实上在开拍前,程然并没有接触过这本书的原著。



Rock Dove/

因为是学美术出身,程然在构图时经常会想起某一幅名画。他对影像的构图有一种执着的审美——画面要有美感,这是他的创作态度。看电影也一样。画面都不美的电影没办法吸引他,更别指望让他去关注影片的内容了。

其实对于做影像,程然没有受过学校系统的教学,但他却很喜欢这份“业余感”。

经验之外
视觉之内Existence Without
Air, Food, or Water/

人类每天都在干着很多周而复始的事情,程然不喜欢这样。从美院出来后上过几个月的班,最终,他发现自己没法过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最初写小说,也就是为了挑战一种经验之外的东西。